

那时 书妆

『百花小开本』散文书衣

刘运峰
编著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 百花文艺出版社

那时书妆

『百花小开本』散文书衣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 百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那时书妆：“百花小开本”散文书衣 / 刘运峰编著.
-- 天津：百花文艺出版社，2016.8
ISBN 978-7-5306-7014-9

I. ①那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书籍装帧-设计-文集
IV. ①TS881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177759 号

选题策划：李勃洋

装帧设计：郭亚红

责任编辑：赵世鑫 刘嘉悦

出版人：李勃洋

出版发行：百花文艺出版社

地址：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：300051

电话传真：+86-22-23332651（发行部）

+86-22-23332656（总编室）

+86-22-23332478（邮购部）

主页：<http://www.baihuawenyi.com>

印刷：天津长荣健豪云印刷科技有限公司

开本：787×1092 毫米 1/32

字数：127 千字 图数：102 幅

印张：7.5

版次：2016 年 8 月第 1 版

印次：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：38.00 元

序：口袋书之爱

汪家明

许多读书人喜爱“口袋书”，包括我自己，但从未认真想过为什么。几十年与书打交道，我收存的口袋书少说也有二百来本。近日得暇，翻看一遍，有些惊讶，其中经我手编辑出版的就有五十多本：《二十世纪华人名人小传记丛书》，冰心、叶至善、李杭育等的散文随笔集……这些小书出版于1998年至2000年。那几年有阵“口袋书热”，可惜没成气候，冷下去了。其实，早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，百花文艺出版社就开始出版口袋书，如巴金《倾吐不尽的感情》、孙犁《津门小集》、碧野《月亮湖》、叶君健《两京散记》等。即使是“文革”中的1975年，也出版了《深山明珠》《驼铃千里》等口袋书。“文革”过后，百花社坚持这一传统，孜孜矻矻到今。以我的收藏看，百花版口袋书堪称中国最成规模、最有特色、延续最久、读书人最爱的口袋书。

所谓“口袋书”，并无明确界定，大抵指开本小于32开，印张少，分量轻，便于携带的图书。中国古代曾有“巾

箱本”“袖珍本”，是可以塞在放置头巾的小箱里或揣在袖子里的书本。1927年，日本岩波书店顺应关东大地震以后读者对低价图书的需求，首创一种内容包罗万象，开本仅为一般32开书籍一半的“岩波文库”（105毫米×148毫米），引起市场热潮，随之改造社文库、新潮文库等跟风出版。二战后，日本经济衰败，精神挫伤，“文库本”更受欢迎。岩波文库绵延不断，角川文库、教养文库、市民文库相继推出，读者渐渐养成了购买、阅读文库本的习惯和爱好，连讲谈社、小学馆、集英社这样的大型出版社也参与进来。“文库本”遂成为小开本、成系列图书的专称，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口袋书。如今日本书店里，文库本常常占据一整层楼的位置。由此观之，日本口袋书之流行，一是因为经济衰退、战争失败、精神需求旺盛的遭际，二是读者阅读、购买、收藏习惯的逐步养成。二者缺一不可。而中国，没有这种历史遭际，形不成口袋书的大潮和规模，也就不奇怪了。

既未形成风潮，出版日少，口袋书反而金贵。我记得范用先生在世时，就喜欢小开本图书，他主持出版并亲手设计的三联书店《读书文丛》《今诗话丛书》以及杨绛《干校六记》等，都是窄本小书，当时跟风的不少（如人民日报出版社的《百家丛书》）。范先生还藏有1936年版的麦绥莱勒《木刻连环图画故事》四种，由鲁迅、郁达夫等写序，开本115毫米×150毫米，与日本文库本相差无

几。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年出版一套十二本《外国名诗》，收有波德莱尔、纪伯伦、泰戈尔、聂鲁达等人的作品，尺寸只有 95 毫米×130 毫米，真的可以随手装进衣袋。其装帧设计者张守义，作者像画者出自柳成荫——都是书装界的大家。

百花版口袋书尺寸 113 毫米×160 毫米，是以 690 毫米×960 毫米的小整张裁切的 32 开本。开本虽小，装潢却大气：封面绘画，多用木刻或线画，朴素、强烈、灵动；书名和作者署名，或是手写的美术字，或是作者手迹，亲切有感；颜色不过两三种，简洁、清雅。风格相类，具体却各不同。内文也不苟且：有环衬，有扉页，扉页背面是版权和内容提要；五号宋体字，每页 22 行，每行 21 字；序言、后记和附录则用五号仿宋；目录上空五行起；正文单篇起，亦留足天头，而且常有题图在篇名之上；篇尾有空时，则插以图案……可谓精心安排，一丝不苟，全无轻视之念。范用先生曾说：“封面是华丽绚烂好还是朴素淡雅好，得看什么书。文化和学术图书，一般用两色，最多三色为宜。多了，五颜六色，会给人闹哄哄浮躁之感……书籍要整体设计，不仅封面，包括护封、扉页、书脊、封底乃至版式、标题、尾花，都要通盘考虑。”以这段话对照百花社的口袋书，庶几近之。

日本口袋书除了开本小、价格廉之外，在内容上与普通开本图书并无不同。中国的口袋书，尤其是百花版，

则以散文随笔为主,多是作家学者长篇大著之余,灵感的闪光,情趣的捕捉,睿智的手录,读者可以任性打开一页阅读,可于闲暇时玩味,与作者通感或共鸣。如季羨林《天竺心影》、黄永玉《太阳下的风景》、宗璞《丁香结》、贾平凹《月迹》等。我读晚年孙犁作品,就是从百花口袋版《尺泽集》开始的。1982年我在黄河岸边一座边远的小城里教书,课余给学生读这本集子里《报纸的故事》《亡人逸事》《鸡缸》。此后我陆续购存孙犁的《晚华集》《秀露集》《澹定集》《远道集》《陋巷集》等,都是百花版的口袋书。1998年,我和孙犁研究会秘书长刘宗武先生,为孙犁晚年的十本书,起了一个总名叫作《耕堂劫后十种》,出了一整套口袋书,专程去天津交到孙犁先生手上。这个缘分,要感谢百花文艺出版社。说到底,书的内容还是第一位的。以上面提到的百花社口袋本为例,即可看出他们那种寻访遗落的金子般的热情和辛劳。我想,书友们对这些小书的喜爱,是从里到外的爱,是从内容到形式的爱,是对书的完整生命的爱。

据说,百花社六十多年来出版的口袋书已有数百种;据说,有人专门收藏百花版口袋书。可如今出版界,书越出越大,越出越厚,16开本已占主流;印装工艺越来越复杂,印色之外再加烫金烫银、压凹起凸、覆膜覆油、模切镂空;书店里、网络上价高打折书比比皆是,小巧、朴素、价廉、品高的口袋书少有人问津……时风如此,无

从抗拒。而从未辉煌过的口袋书仍旧默默存在着，被一些人热爱着，如同洒落的金沙，不知哪一天被老沙梅聚拢起来，打造成一朵金蔷薇。

2016 年春节 北京

引言：难忘那时书妆

刘运峰

大约三十年前，我还住在天津河西区小海地的时候，几乎每天，我都要去附近的书摊走一走。有一个摊位专门卖百花文艺出版社的书。摊位的主人是一对老实巴交、不善言谈的中年夫妇。这个摊位上的书，品相都很好，价钱也标得很低，我很乐意和他们打交道。在这个摊位上，我买过《孙犁文集》精装本，买过《阿英散文选》，买过《内山完造传》，买过《四世同堂》，还买过《耕堂读书记》。但买得最多的，还是那些“小开本”散文。当时，我并不知道这是一套陆陆续续出版的丛书，只是觉得这种开本很有意思，按照纸张的规格，它们是比普通 32 开本还小的 690 毫米×960 毫米 1/32 的开本，外观尺寸长为 160 毫米，宽为 113 毫米，小巧玲珑，可以装在口袋里边，因此也称“口袋书”。这种开本携带、阅读都很方便，尤其适合卧读，拿在手中，丝毫没有负重感。

起初，我只是买我喜欢的作家的作品，如孙犁的《晚华集》《澹定集》《尺泽集》《远道集》，贾平凹的《月迹》《商

州三录》，黄永玉的《太阳下的风景》，刘再复的《太阳·土地·人》，姜德明的《南亚风情》《绿窗集》等。但是，久而久之，我喜欢它的装帧竟然胜过了内容。

我感到，这套“小开本”不仅开本别致，封面设计也有许多独到之处。其格调或清新，或淡雅，或质朴，或灵动，或庄重，或活泼，而且，它们大部分是由设计者亲手绘制的，其中不乏名家高手，比如古元、张守义、张德育、黄永玉、陈新、黄维中、陶家元、左建华、刘丰杰、王书朋、华克齐、郭予群、李芳芳、魏钧泉、颜宝臻等。

我有时把这些“小开本”摊在床上，专门欣赏它们的封面，真有琳琅满目、美不胜收之感。出于对“小开本”的热爱，我花费了不少的时间，通过旧书店、旧书摊和孔夫子旧书网，将这套“小开本”买齐了，恰好 100 册！

这些“小开本”散文，从最早的《津门小集》（1962），到最后的《老屋梦回》（1991 年初版，1992 年再版），前后跨越三十年。从 1962 年到 1992 年，期间经历了许多重大的事件和历史转折，如“三年困难时期”过后的国民经济调整，以“文化大革命”为名的十年浩劫，粉碎“四人帮”，拨乱反正，改革开放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。这些社会变迁，在“小开本”散文也有较为明显的体现。因此，从某种程度上说，“小开本”是一个时代的历史记忆和思想变迁的见证。

而“小开本”散文的封面设计，同样体现了三十年间

设计理念、审美风尚的变化,这些设计以清新淡雅、质朴无华为基调,匠心独运,别具一格,即使今天看来也不过时,具有一种特殊的风味。

这本《那时书妆——“百花小开本”散文书衣》,既是一部书影,也是一本史料。将来,有人研究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历史或是当代散文出版史或书装史,这本书是可以作为第一手资料而派上用场的,这是我所坚信的。

我知道陈子善教授、王稼句先生、王振良兄对“小开本”有着深刻的印象,因此特地约请他们三位各写了一篇很是美妙的文章,殿于书后,以增光色。

愿这本《那时书妆——“百花小开本”散文书衣》能够给当代过度依赖电脑设计图书封面的出版界带来一点儿启示,一点儿借鉴,一点儿思考。因为,电脑设计固然方便,但是,总觉得少了一点儿味道,一点儿感觉。

目 录

序:口袋书之爱 ... 001

引言:难忘那时书妆 ... 001

“百花小开本”散文书衣 ... 001

附录:漫谈“百花小开本” ... 205

情有独钟“小开本” / 206

漫谈“百花散文小丛书” / 211

书林中的一枝秀色 / 215

“小开本”的温馨 / 219

“ 百 花 小 开 本 ”

散 文 书 衣

“百花小开本”散文是一部没有丛书名的丛书，它的开本极为别致，是比普通 32 开本还小的 690 毫米×960 毫米 1/32 的开本，外观尺寸长为 160 毫米，宽为 113 毫米，小巧玲珑，可以装在口袋里，人称“口袋书”。“小开本”散文的印制采用三种形式：即平装本，大量印制；半精装本，纸面有硬衬、折口、飘口，印制一部分；精装本，府绸面，硬衬，外加护封，印量极小，供作者赠送。在版式设计方面，缩小版心，扩大天头地脚，翻口、订口亦留白较多。每页 22 行，每行 21 字。文前一般有题图，文后有尾花。

自 1962 年 9 月出版孙犁的《津门小集》开始，这一独特的开本和装帧设计得以确立，到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前出版了十余种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建制被取消，“小开本”散文的出版亦告中止。

1975 年，出版环境稍稍宽松，在百花文艺出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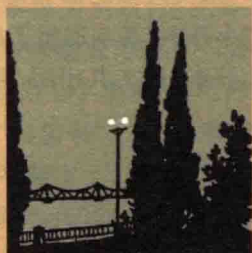
社原社长林呐的坚持下，以天津人民出版社的名义出版的《春满青藏线》《驼铃千里》《深山明珠》3种散文，亦采用小开本的形式。

“文革”结束后，百花文艺出版社恢复，“小开本”散文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，尤其是八十年代中期，“小开本”散文的出版达到高峰，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出版了数十种。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兴起，“小开本”散文逐渐走向衰落，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，“小开本”基本退出了出版领域。

经过调查，“小开本”散文共出版 100 种（包括“文革”时期 3 种）。

津門小集

孙犁著



《津门小集》

孙犁著,装帧、插图:陈新,1962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,1964年3月第2次印刷,共印32800册(内半精装本1200册)。

收录作品18篇,后记1篇。

装帧设计者陈新,是资深的美术编辑,他开动脑筋,为《津门小集》设计异形开本,并开创了这一开本的规格。陈新1930年生于河北交河,1945年在天津读完初中后因家贫无力升学,开始走上自学道路。1948年,他进入留日画家于赤叶所开办的美术学园学习美术。1949年后,出于对书籍和美术的热爱,陈新选择了知识书店,专门从事书籍的装帧设计。后任百花文艺出版社美编室主任,编审,还担任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装帧艺委会顾问。

在小开本的装帧设计上,陈新立了头功。他也深得孙犁的信任,孙犁的许多作品都由陈新设计封面,孙犁曾说过这样的话:“陈新设计的封面,我最放心。”

除了书籍装帧,他还致力于装帧艺术理论研究,著有多篇理论文章,出版有《装帧艺术散论》一书。陈新还擅长版画,曾任版画研究会的理事,多次获版画奖。